

木杯渡海：香港的千年佛緣

梅毅

杯渡禪師同屯門聯繫在一起。清代《新安縣志》也詳細記載了杯渡山、杯渡岩、杯渡井、杯渡庵、杯渡石柱等景點。如今，屯門仍有杯渡路、輕鐵杯渡站等名稱，顯示杯渡禪師與香港深厚的歷史淵源。相傳，杯渡禪師一路雲遊南下，最終來到香港屯門修道，在青山的一個大山岩中居住。此山因而得名「杯渡山」，他的門徒在岩前築一茅屋作「杯渡庵」，後稱「青山古寺」，至民國初年改建成「青山禪院」。

如今的青山禪院，至今仍保留着杯渡禪師最初來到青山居住的大岩洞，岩洞內有一塊大平石，上面供奉着一個神龕，那就是傳誦一時的「杯渡神龕」。歷史上，這一聖地經歷了多番變遷：隋朝改為「普渡寺」，唐朝改為「雲林寺」，五代十國南漢時建「杯渡寺」，北宋徽宗年間又改作道教道場「斗姆宮」，元代又易名叫「青雲觀」，其後日久失修，凋零破落。明初之時再度重修青雲觀，至清初時又因遷界而遭荒廢。及至道光年間，屯門陶氏族人在杯渡岩附近再建「青雲觀」。民國以後，青雲觀住持中途皈依佛教，在旁興建佛寺，成為今日所見的「青山禪院」。

儘管杯渡禪師的故事充滿神異色彩，但背後反映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南傳的歷史真實。香港地理位置特殊，新界屯門是唐朝廣東海道的主要港口之一，也是貿易商船的必經之路。由於這種對外交通和貿易商船停泊的關係，佛教從海路傳入中國後必然影響到香港。香港佛教源於中國漢傳佛教，尤以廣東佛教為根基。位於屯門及元朗的杯渡寺、靈渡寺、凌雲寺，合稱「香港三大古剎」，一般被視為香港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其中，杯渡寺（即現在的青山禪院）被稱為香港第一座佛寺，可以追

溯到南北朝劉宋時期的杯渡禪師。

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看，杯渡禪師代表了南北朝時期佛教從中原向嶺南傳播的大趨勢。這得益於嶺南地區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由於嶺南地區瀕臨南海，從漢代開始，海上交通就十分發達。廣州一直是中國一個重要的對外通商口岸。即使是明清海禁時期，廣州仍保留着「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這使得嶺南成為外來宗教入傳中國的第一站，同時又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而香港作為嶺南海路交通要道，也成為佛教傳播的重要跳板。佛教雖然傳統上被認為最早是於漢代通過西域陸路傳入中國，但交廣海路也是佛教入傳中國的重要途徑之一，一些學者甚至認為這條路徑可能更早。據《牟子理惑論》所記，東漢末年嶺南的佛教已經相當興盛。

杯渡傳說之所以能夠深遠影響嶺南民間信仰，離不開其神奇敘事元素的滲透力。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嶺南人不論信奉哪一種宗教，與

其說是基於宗教信仰，不如說更多地是基於現實生活的觀念——即以自己現實的生活觀念來理解和接受宗教。他們更多的是把佛教的觀音大士和道教的諸神作為神通廣大的萬能神來供奉、拜祭，祈求這些神保佑他們，給他們帶來好運。杯渡禪師的神異故事正好滿足了這種心理需求。他不修細行、神力卓越的形象，既有佛教神僧的特徵，又融合了中國本土神仙的特點，易在民間產生共鳴，又迎合了嶺南人講求實惠的民性，從而通過神話敘事滲入嶺南民間信仰，成為香港佛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杯渡禪師之後，香港佛教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一九一六年，香港首個佛學會成立；一九二〇年，太虛大師赴港弘法；一九四九年後僧侶南遷促進寺院擴建。一九九三年，大嶼山寶蓮禪寺建成天壇大佛，成為香港佛教的重要標誌。一九九九年，佛誕被列為法定假期，成為全港重要宗教活動。

從杯渡庵到天壇大佛，杯渡禪師傳說早已融入香港的文化血脈，成為連接古今的特殊紐帶。今日青山禪院依然香火鼎盛，遊客依然能見到杯渡禪師曾經修行的大岩洞；而屯門的杯渡路、輕鐵杯渡站每日迎來送往，默默提醒每一位匆匆而過的旅客：一位帶着木杯的奇僧，一段跨越千年的因緣。歷史與傳說在這片土地上交融，化作香港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位於香港屯門的青山禪院。

七日談

（廣東篇）

一隻木杯，乘風破浪，一位神秘僧人，就此將佛教的種子撒播於香港青山綠水之間。

公元四二八年三月八日，一位行為奇特、神力卓越的僧人對信徒說：「貧道當向廣文之間，不復來也。」這位人稱「杯渡」的禪師，從此南下廣東、廣西及越南北部地區，而香港屯門青山則成為他傳奇生涯中最重要的驛站。

杯渡禪師，南北朝劉宋時期的佛教僧人，其真實姓名早已湮沒在歷史長河中。杯渡禪師之名號，源於其獨特的渡水方式，他隨身一隻大木杯，遇河渡河、遇海泛海，故時人稱之為「杯渡」。

關於杯渡禪師的神異事跡，最早見於南北朝僧人釋慧皎的《高僧傳·神異下》，書中記載他「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元代僧人念常編撰的《佛祖通載》也有類似記載：「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擊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焉。」傳說他曾到京師延賢寺法意道人處居住，後欲渡瓜步江，船夫不願載他，他便將雙腳放在木杯裏，談笑風生間便輕鬆到達對岸。

杯渡禪師的形象在文學作品中也是屢見不鮮。庾信有「飛錫邀來，杯渡遠至」之語。李白曾言「門深杯渡松」。杜甫也曾在《題玄武禪院屋壁》中寫道：「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這一詩句成為後世引用杯渡典故的典型代表。唐代劉禹錫《贈日本僧智藏》詩亦云：「浮杯萬里過滄溟，禮禮名山適性靈」，用「浮杯」典故形容僧人的雲遊生活。這些詩作不僅豐富了杯渡禪師的文化意象，也反映了其神奇事跡在文人群體中的廣泛傳播。

杯渡禪師與香港的因緣不僅見於佛教典籍，更深深烙印在地理命名和文化記憶之中。北宋文人蔣之奇撰有《杯渡山紀略》，首次將

捕獲海洋之美

臆描寫海洋的多變，並很好地揭示了這種神秘之美。

實際上，海葵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意象，頻繁地出現在一些英國文學作品之中。比如菲利普·拉金在詩作《最好的社會》中，將雨中獨自待在屋子裏那種來之不易的感覺比作海葵舒展：「不矛盾的孤獨再次／用它巨大的手掌支撐着我／就像海葵／或簡單的蝸牛一樣／我小心翼翼地展開、顯現出來。」伍爾夫在短篇小說《存在的瞬間》中，以海葵描寫人性的敏感和脆弱：「她的神經四處浮游，像海葵的觸角，一會兒興奮，一會兒冷淡，而她的大腦，在千里之外，冷靜而疏遠，在高處接收信息。」大衛·勞倫斯則在長篇小說《虹》中，用海葵描繪處於戀愛中的心境：「她像一個站立着的海葵一樣張開了她的身軀，柔和而毫無保留地等待着月光的撫摸。」

伴隨着人們對海葵的喜愛，把其搬回家中欣賞的想法也應運而生。作家麗貝卡·斯托特在暢銷書《玻璃劇院》中，描述了早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人對家庭水族館的熱潮，人們紛紛從海邊捕獲海葵等海洋生物，並在家中的大型玻璃器皿或盤子中製作微型岩石池。

而公共水族館也接二連三地建成，標配是中等大小的玻璃水箱，中間有一個噴泉，用於向水中輸送氧氣，並用岩石裝飾，裏面通常養着魚、蝦、海星、海葵、蝸牛和海藻等，有時也會添加珊瑚，所有這些都來自英國海岸。

當時的博物學家菲利普·戈斯在《水族館：揭開深海奇觀》一書中寫道，他發明了海洋水族館，並將其飼養在倫敦動物園，並花了許多夏天來收集、觀察和描述海洋生物，他的海岸課程和書籍引發了收藏熱潮。為研究提高水族館的觀賞性，他刊登廣告呼籲大家將海葵和珊瑚標本寄給他，「中等大小的海葵，可以安全地放在一個小錫罐中郵寄，不需加水，但要用水一簇潮濕的海藻、抹布或吸墨紙包裹，以保持其周圍潮濕的環境。」很快各種包含海葵的小包裹紛紛從英國各地運來。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水族館熱的副產品，很快又掀起貝殼熱，幾乎貫穿整個十九世紀，人們在海邊熱情地搜尋貝殼標本。比起飼養海洋生物，保存貝殼不需要技術，也不需要專業設備，只要把它們擺放在家裏，就能時刻令人賞心悅目，有時若得到珍貴品種還能帶來極大驚喜。於是各種形狀和色彩的海葵，不僅被印在聖誕和祝福的賀卡上，也裝飾着紀念品、珠寶和傢具，甚至出現在狄更斯的小說《艱難時世》中，當時的苗圃都配備了「小貝殼學櫃」。當收藏家們耗盡了英國的海灘後，便開始從海外採集更多奇異貝殼。

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大批商人在倫敦開設貝殼商店，當中便包括塞繆爾家族。其家族成立的全球石油公司以殼牌命名，標識也從最初的貽貝殼改成扇貝殼並沿用至今，無疑是當時貝殼熱的一個最好例證。

螞蚱一樣的人生(上)

家人來陪，讓大家都羨慕。我遇到駐馬店一個叫周長友的病友，他說，他來過三十多次了，都是自己來，不要陪護。兩年前，他患了胃癌，做了切除手術。後來轉移，到了肝上。他非常樂觀，在病房裏有說有笑。他向大家講述如何辦理轉院，如何免化療起步線，如何二次報銷。出院後，能救助的部門多着哩，民政呀，工會呀，紅十字會呀，等等。也有討論高政策的，說起來大家都是很有發言權的。說起985、211，一套一套的，鄰居家的孩子考上清華北大，就如自己家孩子一樣自豪。醫生每天查房，大家都是盼望着醫生多關照關照自己。誰願意生病住院呢？都是得了病，沒有辦法的事。大家相互安慰，相互鼓勵，相互支持。患者家屬陪同，是一個存在的現實，也是一種文化現象。

因為口腔有炎症，疼得我吃不下飯，噁東西困難。妻子便將食物打碎成糊糊，我勉強能吃下去。沒有妻子，我吃什么呀？去醫院外面路邊地攤上吃飯，妻子問我吃什么。能吃什么呢？只有稀粥。妻子說，吃餃子或餛飩吧，加個雞腿，能有點營養。果然，餛

飩打碎後，喝着味道不錯。這樣，我能吃下一碗餛飩，有時還要加麵湯。我知道，大快朵頤是不可能的了。要是好好的，吃嘛嘛香，多好。

妻子有個愛嘮叨的毛病，什麼事沒完沒了地嘮叨。她一遍又一遍地絮叨，今天想吃點什麼呢？水餃還是麵條？餛飩還是米粥？在哪裏吃，是樓下餐廳還是路邊攤？我剛好在思考一個問題，被她問得思緒全無，就不耐煩地說，不吃了，不吃了。惹她生氣，過後，我又非常後悔，為什麼給妻子發火呢？她也是為了我呀。但是，妻子並不生氣，而是向我道歉，說她錯了，要我不要生氣。妻子說，我是個病人，要我原諒她。有一次，買了水餃，我想吃燒茄子，妻子就又買了一個茄子，帶一份大米，加上她的一份蒸麵條，一個雞湯，四個人也吃不飽，我問，為什麼買這麼多？妻子說，恐怕不夠你吃呀。特別是每天晚上，妻子監督我吃藥後洗澡或洗腳。給我備好溫水，看着我吃藥吃下去。她端來洗腳水，先洗臉，而後洗腳，不管有沒有旁人，她都要給我洗。唉，多好的女人啊。



英倫漫話

江恆

很多作家對動物都有自己的偏愛，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艾略特也不例外，她迷上了多姿多彩的海洋生物，尤其是花朵般的海葵。一八五六年，艾略特與哲學家劉易斯在前往德文郡一個海濱小鎮的旅行中墜入愛河，海邊和岩石池的漫步不僅增進了兩人感情，也讓他們對美麗的大海和海洋生物大開眼界。她在《伊爾弗勒科姆的回憶》中寫道：「這些岩石池讓我非常喜歡海藻和海葵……所以我拿起書，試着更多地了解牠們的生物結構和歷史。」據說這對情侶花了兩個夏天在當地捕撈海葵，艾略特在書中形容，這些小生命迷人極了，但起初他們很難在海水中發現海葵，當被告知海葵的外形「像黑莓一樣」時，才找到打撈的竅門，並由此感慨道，「在有眼睛和能看到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到了後來，她成為最喜歡在家裏建造人工岩石池飼養海葵的名人之一。

另一位在一九四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T.S.艾略特，同樣對海葵等海洋生物青睞有加。他在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四個三重奏》中大篇幅談論海洋，詩中寫道：「海是陸地的邊緣，海水拍打／進入花崗岩中，海浪在沙灘拋起／那些關於更古老的、其他造物的暗示／海星、寄居蟹、鯨魚的背脊骨／在一攤灘水中，讓我們好奇地／看到愈加精美的海藻和海葵。」他用充滿想像力的詞



人生在線

鄧同學

誰也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個先到。這不，我偏偏遇到了意外，患上了可怕的癌——舌鱗。我每隔二十一天要去一次化療，成了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常客」。化療時的疼痛我倒不怕，反而是白天的喧嚷之後，到了晚上病房裏就安靜了許多，那種對死亡的巨大的恐懼感時刻在啃噬着我的心。患者睡了，陪護也要睡覺，有的陪護睡在病房的走廊裏，下面鋪個墊子，有的從家裏帶個摺疊床，有的陪護就和患者擠在一個床上。住院，男男女女住在一起，就像一家人，相互關照倒也溫馨。有幫忙關照輸水管下完了沒有的，有幫助打飯的，有拿食物讓大家分享的，結果讓一屋子人沒有人接。睡前，相互搭詞，認識。有人悄悄地打聽，你家哪裏的？有人分享患者的心得體會，要樹立信心，戰勝病魔，也有人分享醫保報銷政策，農村的可以二次報銷，貧困戶看病不花錢，有人來醫院二十多次，從不要



秋景如畫

時下，內蒙古額爾古納濕地迎來秋日盛景，多彩的灌木叢點綴其間，蜿蜒的河流如藍絲帶般靜靜流淌，宛若大自然打翻的調色盤。

新華社



市井萬象

如切如磋

近日在北京聆聽知名「網紅」教授康震分享詩詞之美的一場講座，感觸頗深。有些學者講唐詩宋詞，開篇即是平仄對仗是否工整、用詞用字是否考究云云，康老師另闢蹊徑，將詩詞創作置於更深廣闊的時代背景中觀照，深入淺出，且不乏新奇生動。

康老師說詩詞之美，一在語言之美，二在哲理之思，三在懷古之慨，也在意境之妙。在我看來，相較於內容與形式，意境引涉出的氣質氛圍最是關鍵。這是唐詩宋詞的關鍵所在。就像我們談論印象派莫奈和畢沙羅，與其說其用筆多麼高妙，不如說他們藉由尋常不過的光影與色彩的協奏交響，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觀看城市與鄉野的新窗。也像我們說起「樂聖」貝多芬，固然在音樂創作的範式上不乏前所未見的創舉，但更讓後世樂迷念茲在茲的是他以九部交響曲的熱烈和壯美，映照出歐洲社會在轉捩之時的跌宕與恢弘。時代與傑出的個體，從來都是互相塑造。回到唐詩的語境中看，亦是如此。

今時今日我們讀唐詩、學唐詩，多將目光聚焦在李杜二人，試圖以李白的

浪漫激越與杜甫的雄渾蒼涼概說唐代的盛衰起落。而在康老師看來，另有一位我們絕不該忽視的唐代大詩人，便是王維。這位盛唐詩人下筆所及、待人接物與自處的樁樁件件，正展現了中國古時文明至繁盛處的氣度與風雅。王維的好，不像李杜那樣舉眼可見，而是需要細細琢磨的。世家公子的出身，注定了他的內斂，不會動輒做仗劍登高之呼號，也正正是其經驗與修為，為他的詩歌創作，宕開絕無僅有的一片面貌。他的詩，有「獨坐幽篁裏」的清雅，有「春來發幾枝」的真摯，有「漠漠水田飛白鷺」的恬靜，也有「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沉靜與蒼涼。王維寫景寫情看似多變，在不同時空情景中流轉，實則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便是康震老師所說的，從容。若再向前追溯，這份從容或是《詩經》裏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或是晉人陶淵明的「悠然見南山」，絕不獨是王維一人的氣質，而是自古傳承綿延而來，更是唐盛世時整個社會的面貌與氣度。今天的我們讀唐詩，不僅可體味唐代名家遣詞造句之別出心裁，更可撥開文字表象探看內裏，從王維的從容、杜甫的深沉、李白的狂傲與岑參的淒壯中，慢慢讀懂千年前中華文明醞釀及至勃發的恆久魅力。



燕西札記

李夢

開篇即是平仄對仗是否工整、用詞用字是否考究云云，康老師另闢蹊徑，將詩詞創作置於更深廣闊的時代背景中觀照，深入淺出，且不乏新奇生動。

康老師說詩詞之美，一在語言之美，二在哲理之思，三在懷古之慨，也在意境之妙。在我看來，相較於內容與形式，意境引涉出的氣質氛圍最是關鍵。這是唐詩宋詞的關鍵所在。就像我們談論印象派莫奈和畢沙羅，與其說其用筆多麼高妙，不如說他們藉由尋常不過的光影與色彩的協奏交響，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觀看城市與鄉野的新窗。也像我們說起「樂聖」貝多芬，固然在音樂創作的範式上不乏前所未見的創舉，但更讓後世樂迷念茲在茲的是他以九部交響曲的熱烈和壯美，映照出歐洲社會在轉捩之時的跌宕與恢弘。時代與傑出的個體，從來都是互相塑造。回到唐詩的語境中看，亦是如此。

今時今日我們讀唐詩、學唐詩，多將目光聚焦在李杜二人，試圖以李白的